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記

樓觀記二

清風閣記　　東坡先生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為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為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為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烏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為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為己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焉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己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為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為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為汝記之可也非惑也

風起於蒼茫之間徭徉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虛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力生於所激而不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清閟閣記

西塘先生

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汩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髮人之識明以其接於物也而物蔽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鼎也清汩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也鼎也明蔽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甘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乎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故惟道為均在固為無餘在亟無不足天下之所共禁而爲之至難者盜也以既爲之有餘暇也入室探貨取從乎封而人莫之禦其為非有過人者能如是乎以有過人之智無

不足之技而不用為善乃以為益物蔽其明而莫之知擇故曰
鄉迹所也收其逐物者旣以向己徐而去其惑蓋形跡猶回如
反掌耳彼悲不能不思而已矣不思故逐而忘反其明卒不復
是故殺身為益死為萬世僇不亦可悲乎然則靈識之在人者
不惟其最均也且為回不加益而為路不加損自回而為路則
鄉也明今也亂自路而為回則鄉也亂今也明亦猶水之清濁
也歟老子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
而汩之濁變則臭腐以濁濊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哉於惡乎
思復性者以是為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
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汩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濯況
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浸憂以明絜而莫
之知乎力焉古之大聖獨貴其道不留如此微矣妙矣不可以言
盡矣然而未始不自其潔已者始此清懷之所以作也壺下敞
深池雅稿高明無上下縱徹居是閣者俯視清流仰瞻聯宇豁然

而若其俗澆則鄙之役役於物鄙競覆爭埴盜穴戰于胸次者不知自何而去也故以清懷爲名而太守杜公非至此而後有以清其懷者也直與夫清澄虛曠者爲侶而已歸者公赴郡治寺贈行以詩有玉壺在堂中有冰之句蓋亦言清之可尚者公公復爲覺閣以歲時遊居其間則公之所向與予人合矣由是詩以想玉壺在堂而中有冰也又由是以想高寒清潔上下瑩徹而清明者居其中也是皆有可圖畫使夫相刃以勢相靡以利溺其所欲如熟寐而無微覺紘而不還逮其熱炎火而焚諸中者一見而洗其慮彼將快然猶之披煩襟而濯清風也則清懷之設豈徒然哉閣以熙寧十年冬用郡學樓之餘以修其名曰太守而屬予爲之文元豐元年二月戊申朏越三日予文記

歸鴻閣記

龜山先生

縣宇西北隅之隅有廢地焉久弗不治爲豪家之所游踐迤邐亂之所家荒堙蕪沒蔚爲榛墟予一日與客游覽徜徉于其下爛

覽左右洒然異之披棼雜蔓而嘉木茂卉連山亘谷薈蔚芳香
隱然四出乃取其翳礙之棄材為閣於其上既成蕭爽窈而遠之相
與揚眉抵掌而語若霧蔽雲洞開一目千里於是以歸鴻名之蓋取
昔人所謂目送歸鴻之義也客有曰異乎哉子之名閣也始子
以飛鴻名其堂今將有志乎蓬蒿之間也今又以歸鴻名其閣
尔之中無乃皷鼓歟而受變於物與予瞀然不答應乃而卧俄而
曰噫噫居吾語汝今夫履步仞之丘居環堵之室雖有離朱之
明視不過尋常跬閾之外則不能矚及夫登大山之崖游眥睇
之墟下臨虞淵觀日之出入則六合為小矣夫明非有加損也
而所寓不同見亦隨異焉其所以見者雖贅贅瞭不亡世物亦烏
能変哉且鴻之冥冥乘飛雲御冷風上闚青天予其以是為高
乎鷄之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予其以是為卑乎是未知各
適其適也物各適其適則天地之濶猶蓬蓽也烏覩其異哉蓋天
地之間一氣而万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己過

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無怛矣又況其允乎惟世之人無胥
自私而其明不足以窺天人之蘊故物我異觀而肝膽之間楚
越矣又烏足與語天理哉子方疑我之歡謔而要予亦陋子
之自拘於見聞也客於是規規然自失忘其所以異進唯而退
予顧謂二三子誌之鑱諸石

成都府銅壺閣記　　虛峯居士

府門稍東垂五十步慶曆四年知府事蔣公堂汴濟闓復以直午
門嘉祐中先公察書府幕事試侍行猶及見閣以大字題
其額曰銅壺蔚然南向一府之冠也崇寧元年十月閣災
政和元年三月乙卯試承之君事始至府視閣故處累土如臺
然問使吏曰前君將即臺為門治材略具朝廷方嘗興廢旋售
錢六百萬有奇君去弗克成問錢與材安在曰材為它所繼
修轂用之錢則帑官尋輒出費矣試曰午門既臺明世茲唯閣
之宜莫若臺之有即日使徹累土圖閣如慶曆時戒府以參末圖

計臺願給紹官向所輒費錢撥募郡市木若石餘悉從府議計
使者然之於是府該任路侯康國安侯黃戊都譚令俞華陽趙
令申錫供奉官城外巡檢段希戩供奉官監簿馬務高士若總
領分治凡役事摠謂是舉也非用諸朝以期限趣其成則强而
姑置之猶前日也亟馳驛以章上被旨曰可賜之限者半年占
於蓍龜筮得九月壬申於是命工如所卜日迄十一日戊寅告成
通閣上下一十有四間其高六丈一尺有五寸廣之深五丈
有六尺審曲面勢丹堊是飾瓴甓覆甃厥有嚴[illegible][illegible]鍵闔
閫惟謹此邦士夫若稚若老相與謹曰吾邦之觀壯矣使地理
書所可信吾邦自是其固弗吉矣他日大合樂以落之酒行哉
詩客曰周官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盖號令
不從則閧故令之各以其物省煩趨疾以便事也然則備物之
備[illegible]之所甚重夫豈末務也哉齊詩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倒
之顛之自公令之不能辰夜不夙則莫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職

故也[illegible]閣初置天聖中燕肅所製蓮花漏於其下閣災漏
毀句　郡更六尹於茲今吾閣成漏悉如燕制裝匽二壺一泉一
箭四十有八銅烏退水而下金蓮浮箭而上氣二十四候七十
二百刻十二辰率視箭而定凡我將佐若掾屬史士時其寢興
悉心公家以弗懈厥職尚何瞿瞿狂夫之恥哉雖然閣成非難
不擾於民者是爲難上既賜以閣成之期又慮夫因閣而擾也
迺勑提點刑獄走馬承受官以警察其事夫爲民之長而不知
愛民使民不自聊而困於力役故其官府園囿斲下紫絲搆居無
虛日而藻繪鏤刻窮極技巧曾不以殫財蠹民之爲念此豈示
擧於中執法不劾於司敗非幸何也今營閣以嚴漏刻正周官
之法上猶以謂擾則民受弊德音纖悉訓至申言之此君等所具
聞者請與君等體上之所以仁民愛物之至意鋟自銘之以無
幾不忍人之政於是客皆起曰敢不拜嘉公錄今日語并以屬
來者嘗觀爲識其日唯唯遂書而刻之是年十一月丙戌具官吳

登瀛閣記

馬堂

唐太宗以文學取天下士十有八人天子與之講論今古事待以殊禮天下人榮之謂之登瀛洲余之表叔程通政於其居跨池爲閣高壯偉麗聚書其中以教子孫名之曰登瀛欲其少以文學取榮於世也余請道古今顯於世驗事與人所共知者以勉通政余讀于定國傳其父于公高其門閭使容駟馬車曰吾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已而定國爲宰相封侯後漢虞詡之祖曰經亦曰吾治獄如于公子孫當爲九卿故字曰升卿詡官至尚書令爲漢名臣後讀眉山先生三槐堂記言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于周漢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直道積德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既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於景德祥符之間十有八年福禄壽考爲宋賢相余歷觀昔之君子積善於身施於人責報於天非

老彭鄉邑尚有差矣于公以車蓋大其門閭虞經以鄉名其孫晉國公以槐名其堂今通叔以登瀛名其閣異世相類天道無私豈能獨遺君耶通叔勉之矣農夫耕破其穫也必豐商賈資厚其利也必倍不耕而毋資其求也必毋獲今君之家積累數藏矣爲吾里名族子孫盡儒衣欲以文學顯於世余他時歸故鄉登君之閣見君之詵詵侍立者皆青紫也然後知天可必余言爲有驗元祐五年九月二十五日里人扁存記

成都府孝廉閣記　鄧紹先生

皇祐二年春仁宗肇講明堂故事越九月大饗禮成制詔天下舉孝廉有聞之士於是樞密直學士田公況守成都採石室諸生之議而表上之其略曰布衣李甲信誼宗物愷悌肥家純誠不浮義行可述吉謹以名聞朝廷嘉之而重其敦遣詔即其家賜束帛羊酒長吏勞問一時士人欣慕焉而孝廉之名遂蔚著于西南孝廉字甲之著籍資流縣縣郭之南有山曰宜城茂林

鬱然其下即孝廉居也縣宰徐九思曰鄭公名鄉高陽名里此
前世攸肖之美事也因以孝廉名其坊孝廉少年嘗補廣文館
生比請舉不中有司選即拂衣歸曰吾為子職可遂游乎由是
終身不復出其事親誠愨無容親没即廬于墓除喪然後去家
本饒財而性喜周急嘗其句予一切不校以是暮年貧匱人所
不堪而孝廉處之淡如也平生嗜讀書務通經適用不治章句
尤邃於易鈎索精微後學所不及晚將息於老佛之書得其深
趣慕白樂天飲酒賦詩集成二十卷當時鄉里巨公如范內翰
景仁李紫微之元皆其交友周旋者觀其所與遊則其為人大
槩可知矣孝廉有弟朝請郎名群字介夫以才俠稱介夫二子
長公朝字夢得未冠登科為朝散郎通判絳州次公清字彥通
以累舉授涇州文學夢得以詩自名家彥通以能賦擅場屋而
故尚書金部郎中宋公承之即孝廉之婿也金部風韻高明如
晉宋間王謝輩將論博洽筆下鋒起人莫敢當而古文詩句為

士子矜式止終陝府西路計度轉運使當金部少時孝廉固已興之常曰吾季女賢而文擇宋氏子非其配也遂以歸之實生子京字去父宏父雋偉過人有父風嘗為太府少卿今復持陝右漕節朝廷姑試以事而其功名所到殆未易測量也嗚呼父子男甥兄弟祖孫皆以儒術醞藉卓然有立於時何其盛耶孝廉所居傍有佛祠主僧建閣繪孝廉像於其中以朝散文學及金部公列其次復繪少卿侍其後盡從鄉人之願也少卿嘗誦孝廉治命曰吾有萬松在宣城山上我死必葬此地吾女至孝其能奉我祀京不幸永感矣其後忍忘此言乎願與子孫世承李氏之祭聞者咨嘆閣成繪事畢主僧以書來請記其事消嘗獲遊於金部少卿父子之間義不可辭也謹為書之以示來觀者俾有所考云

招星閣記　　鷺鼇龜先生

仁壽府舊有閣臨東南衢郡大夫日引其佐朝三隅之光以清其心

故自元為資源縣事夫大亂後人聲歷久得源無以盈而聞亦不暇到書曹佐抱朱墨勿檢其上因擾離雖臥起其閣終畢初杜侯來遂廣縣宅拓地十尋從其閣當改堂後謂其邑人憫惘大邑之濱發餘陰可以為記當能想見其處可以命名今年春奔社中人持侯書道前意其他日擇報名其閣招星星在天上安可招耶杜侯聞之必且怪矣雖然子屬杜侯招者非黃非赤非殺然有聲者狂其飛而長流而白如金如盂如編珠如弧矢者不招其變為青者白為歌兒為壯士者皆不招最先有處士邑里有德星田畝有老丈人左右有耆舊是可招也而亦不可招也招之之禮不盟誓不陳詞不善處獨用琴一酒一三日齋五日戒且務除其不祥至則延之上坐虛懷而禮之問政之大小得失與邑之民若利與病於是援琴以娛其意酌樽酒以為之壽其去也扶之登車自逆而送之於郊士則師焉於德星則友焉此鄉之人而備獲耆舊茲杜侯之志也招之不來儀未恭也

招之而來麾之不去憂未替也以福吾邑以蕃吾民顧所招何
如耳予并以告後之人年月日記

重修祕閣記　王尚書

臣嘗聞天下之事莫為於前雖美不彰莫為於後雖盛不傳厥
父基厥子乃弗肯構古人之所戒矧夫前人構之既久而弊其
可廢而不修乎上即位之二年率舊章緝祖武凡朝廷之所以
施設損益未嘗不以前事為憲厥惟祕閣三館歷年滋多既弊
且陋有司以聞皇帝若曰圖書之府實祖宗所以右文之地宜
加修營使之斬新美亢壯為一代偉觀且以示天子崇文之意於
是詔將作監將作營繕有司俾圖之參舊制換日營吾乃興工
於建中靖國之冬鳩工聚材而費之不害國五丁樂運而役不加
民于柱石于梁桁其材多瓌楠于丹楼于存續其制非侈乘招
文集賢史館之異相為環列所謂祕閣者實據其中而昭文書
庫列於東集賢書庫列於南端史館書庫列於西序乃以崇

寧元年畢工告成皇帝若曰朕守祖宗洪業永述祖宗遺訓欽惟祖宗所以崇文之意其在茲乎豈徒耒勸後世何若乃詔愚臣爲之記臣愚不肖被學最陋復以文字待罪則紀事之成乃其職也詎敢以撰累爲避謹拜手稽首書曰臣切惟祕閣之設其來久矣晉宋已還皆有其號惟國朝所以建閣之制實因於漢唐漢有天祿石渠蘭臺金馬與夫承明著作之庭又有東觀亦列禁中命名雖殊而所以崇文之意一也國朝因之故有昭文集賢史館祕閣之異號盡取諸此有唐太宗始命十八學士更直閣下夜分論勢有補於治國朝因之故有校理著作祕書正字之異職盡取諸此且五代之後三館雖存而湫隘迫窄僅庇風雨惟我太宗皇帝混一區宇銳意文藝太平興國二年車駕臨觀喟然嘆曰若此之弊焉足待天下之賢俊遂命有司度地昇龍門左營土經營棟宇之制煥然一新三年畢工乃錫名曰崇文又發明詔購求遺書小則償以金帛大則授以官凡先賢

墨跡與古史圖畫不勝數闕充牣書府端拱元年即其中堂支
建秘閣飛白二字以光其名群書墨蹟跨越前古重篤臨幸喜
形天顏自若厥後異聖相承一書之成並詔藏于其中乙夜取
觀亦非小補崇文之名雖寵於後而崇文之意不殊於前故凡
本朝之舊章歷代之載籍如三皇之墳五帝之典昔之所謂金
匱石室之所藏者罔不具在其名之多不可悉數於嘻一代之
文何其盛歟恭惟皇帝陛下紹休聖緒丕闡成憲仁孝恭儉出
於誠心即位以來宮室臺榭弗營弗崇苑囿池沼弗燕弗幸惟
兢兢然以右文為務故其聖學緝熙于光明而極乎天文足以
經緯天地既至於聖矣而又紬繹近非常人之所可知也小子
之愚焉足以形容之哉然於秘閣之修亦可以見其影響謹記

于氏藏書閣記　　西山先生

秦既焚書滅學故老忠死亡援先王之遺訓漢高祖入關於矢
石間盡收丞相府圖書其志遠矣後廣開獻書之路武帝時雖

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外有大常太史博士之藏至成帝時著錄始備盖漢興百餘年矣嗚呼艱哉縣官之勢何如於藏書一事其勤若此況大夫學士之家邪南充秀才于桑仲于少時賣衣食之田二百畝購書數千卷今老矣子孫未免寒飢而不悔方即其居起閣次第以藏焉將與之周旋而忘其身之賤貧也因屬予爲記予倦遊杜門時往觀未見之書以忘吾憂故樂爲仲乎道之古之學者可謂難矣劉向父子自楚元王以來號稱博學至入校中祕書方知有其子共範左氏春秋當是時見六經之全者尚少論書之盛無若今世考其道德禮樂則愧於古人遠甚此何理也豈書益多學益淺而士益少邪盖自屋壁汲冢之書出而世以藏書爲貴書學者既自棄其淵源撫其華實又以遺傳家之子孫俟後世之君子其功效可勝計哉豈徒爲觀美而取虛名也故李鄴家書至三萬軸退之謂新若手未觸者似有所諷雖然於今之藏書者幾何人尚敢責其備於此邪仲

卒草衣木食悉力於書可謂有志者矣予故嘉其人而并告之
年月日河南邵傅記

棠陰閣記　　于湖先生

君子之爲政去之久而猶見思者必有惻怛愛民誠心感於民也深故其來也如慈父母之撫其子其去也如捨其子而去父母捨其子而去子之心之思寧有既耶猶曰吾父母將復吾歸及其久而不復來也思之之心益不能忘於是過其宮室見其所服用尚其所愛樂起敬起慕之而祀之社而稷之更數百世不敢忘者蓋昔日之人以爲父母則今之人皆其孫子宜如何也昔余爲中都官聞閩有賢令曰張君仲欽閩之人歌舞之去而思之前年余爲建康仲欽通判府事寓余廨守余檄仲欽攝焉居數月余罷建康仲欽亦代去余居豪坐之別邑往來田間閭民之思仲欽飲食必禱也余曰張君之政何如而使人不忘若是民曰我亦不能知但去年有水災而君適是來民不知今年水木

為善而吾懼焉若將浼焉君之時吾與金若相厚君去我我與
與州縣之吏接我亦不知其故知思君而已去年余來桂林仲
欽提點廣西獄事下車月余冒暑瘴走二十五州以俞丹海
海吏士叩頭涕泣交謝仲欽寒暑登舟半濟風作舟師震駭仲
欽怡然不為動也黜陟罷行一皆考之民民扶與讙呶以為百
年未之見也夫以當塗之思則知閣之思以閒當余占之知仲
欽之去嶺表而還朝夫也民之思仲欽可勝述哉昔召伯之教
明于南國而人愛之及其甘棠故余登仲欽之閣名之曰棠陰
以識民異日之思閣之後有榕木交陰閣上仲欽之所遊息乾
道五年丙戌五月歷陽張栻記

超然臺記　東坡先生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餔糟
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窮

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

適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厄臺記

南豐先生

淮陽之南地名曰厄臺詢其父老曰夫子絕糧之所也夫天地欲泰而先否欲明而先晦天地不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明乎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囚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爲貴乎是知合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

乎明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歌不改常性又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矣之爲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没之後聖月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絶有開必先信其然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適於世民不泰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者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後困之則昌尊之則貴敗之則道之矣此孰爲厄乎

望闕臺記

西塘先生

望闕臺者有所思之作也居士本以儒學中第初佐兗州司法參軍其後監在京安上門即以門吏論朝廷闕失力詆大臣之擬君苦民者封章十上天子以爲訐露太過在於嶺外英乃貶所而居士能自見其過者也以爲居下位而非議其上論適不已此萬死不赦之罪上賴君父至仁清明之朝不肯爲瘍鍛炙賓之事故賜之再生以御魑魅于南方之陲爲人臣者不擇地

而安之忠之至也是以北望京國三千餘里而東望其親之庭
亦若是與身居牆下眼前同大廈之華麗宋塘之濬有廬焉猶可
以避風雨則以為正舍之至足無所願乎高明之第者芷菽粮
蔬醯醬可以待飢渴則以為飲食之至足無所願乎食前方丈
者也夏葛冬苧皆可以待寒暑則以為衣裳之至足無所願乎
錦綺文繡者也大瓠之樽小匏之勺瓦盛木筯竹床石坐瑣碎
之薦斯磚之瓶則以為皿用之至足無所願乎金貝牙玉珊瑚
琥珀者也而情非土木也行坐起卧食飲默語所不能忘懷而
猶然長思者三焉君也親也古人也乃築土為臺三級而高十
尺命之曰望闕之臺作茅屋三間于上而朝夕居焉總而名之
曰茅堂為三軒北曰北望之軒北望云者君所在也東曰東望
之軒東望云者親所在也西曰思古之軒思古云者思見有道
君子如古人交游多之意也或者曰子非忘憂樂者歟何其多思
乎曰忘憂樂非人也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此人之義理也特

世人乃以憂為憂樂以樂為樂憂樂非其所可樂樂憂非其所可憂此
聖愚之所以分莊氏之言曰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
以洴澼絖客得其方以說吳王戰越而功發兆封之能不龜手
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此正為憂樂兩
用說蓋能憂樂一也或者覆載高厚彌綸宇宙一念一慮而大
之天地細至昆蟲草木覺古之上萬世之下離不受其賜而有
餘或者屈屈隻身單婦眼前兒女耳目口腹之欲終世營營而
不足有道者陋之故有無喜無憂之不憂樂等說此非為大憂
人物之憂樂人物之樂者言為世俗之誤謬而發耳故孔子聞
顏有憂色顏回聞之援琴而歌召而問曰回奚獨樂對曰夫子
奚獨憂請而自為樂者以樂天知命故不憂對夫子告之曰女
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而不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乃所謂
天下萬世之為心者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父子君
臣內外之辨名耳其道不二致故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

之義也舜之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恝故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天下大悅而歸已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足以解憂為人臣者移所以事父之道事其君去兩人子之心不若是恝人臣之心能若是恝乎故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以成樂言其樂云何吾之幸而知有君臣父子之大能無以物累其心者進以得君樂退以憂君樂此其所以成樂人皆彼而我此則獨矣而終身不忘君也示惟直已而不忘君是之謂永矢弗諼此則憂思之意者以詩書考之莫舜最契樂而亡輒自損憂是八人者易地則皆然其樂其憂吾於是得其師故雖擯斥萬里而望闕思親想念古人莫吾能已也朝焉思夕焉思日入月出右政而吾心無政也生焉思死焉思物聚物散者政而吾心無政也仰焉思俯焉思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吾思也回環以顧飛鳥行獸至於螻蟻皆吾思也故其為室三楹而高十尺三二言用而

十言而止也然則晏樂耶晏非樂耶晏憂耶晏非憂耶斷之曰有
憂君親無心回犢有悅君親無心在憂勢矣然則回犢達則真樂其
居士之謂乎元豐五年中秋日記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三十一

記

樓觀記三

東軒記

潁濱先生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个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

然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得休雖欲弃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也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初

八日眉陽蘇轍記

捫腹軒記

捫腹先生

上即位元年秋七月尚書郎俞某銜命使蜀三年春蜀侯尊命三月蜀籍財賦夏五月登其數于天府六月以譏罷對吏于行壽初某將朝廷之旨號于蜀曰曰者朝廷無良將帥之臣蒙二帝于大難今天子始其維揚將以保國家之厚而張我太祖太宗之茂烈且欲安其社稷而攬社于天下維是服御之物未皇纖靡而備善安於饋邊飽師之資則郡取各用是命使臣某責常賦于你四川惟是使臣暨部使者政當仰念天塗未夷軸貢服享以共寄于休寧西復不有朝廷不用詔命詆瀾漫以敢上聞且使臣何取不取諸民不取諸歲計而二三大臣懷執異必非沮詔旨詩戾自專持必不移原曰取之侈伯溫曰取之濫瑞傳文曰過我矣於是加無道於天子之使俾蒙其上恐臣未使無狀為朝廷羞上請其過不加之以鈇鑕姑致于理某因念負

朝廷職當死內祖頓首謝居斯幾朝廷下恩澤弛囚徒僅免吏議其不首罪叩頭謝於賊春秋之旨微矣以防姦來奔則曰叛竊寶玉走之晉則曰盜盜與叛孔子之所甚諱而人臣之至禁也晉趙盾假許田則諸侯不得專地也書晉衛人救邢則諸侯不得專封書楚殺舒則諸侯不得專討今蘊財賦專地也起監司專封也命統制專討也是不諱孔子之所諱也人臣而不諱孔子之所諱敢蔑天經詭僻王度界犯名義殘闕典策臣子而不書焉非臣子也唐室不競朱臣冒禁敗圖稅入盜有不禁截山之東齒河之北横潰直裂撓法妨命濁國家之紀僭公上之恩家臣不知有朝廷主帥不知有天子是故顏真卿死於許碁文恪死於魏孔巢父死於河中皆以天子之使抗節仗義引領就戮萬死不悔是必捫膺而言曰爾詎能我強哉山之東河之北非吾先人之故吾故蜀也蜀不予亂也士生其間書義而嗟悲負何武素固擅亂與盜之風數李業王皓飲毒伏劍之節挺挺嚴圖幾

勸王尊主之義然不此爲而彼爲非蜀然也蜀不于亂也專命盜賊者休之也其意蓋爲蠻貉于淮悍勇于秦豺貙嗷諠塵壒翳氛蒼崖扶天白日晝昏逋逃亡命嘯聚亂之徒竄聚而轉奔務私其民鼓勢而兩恩則亦肆焉弗憚也不如許如魏如河中使人不死僅耳使人亦何以有焉曰天下大義也義勝則畔死盜亦死儻不勝則義死所恃有春秋之法在焉雖死而生可也昔蜀而肆者公孫述史敬李勢鍾會譙縱劉季連蕭紀王謙劉闢等輩初未嘗不肆也一軍下大散關一軍度瞿塘關而矢耆草成門甲華千星橋刃皺于　而父子頭顱剖然噴于獨柳之下故曰非蜀然也蜀不于亂也蜀不于亂見擾之者何也曰修巳濫曰竭我者造之也彼何因而困則曰竭胡披猖秦洛猖擾凶聲震氣震撼全蜀斯不可以不備某曰備當矣張伾出愛女而賂洛解圍難得上家貲而靈武張王備強乎哉今乃欲擅國家積歲久儲之貨絀朝廷巳行必信之令託蜀人之生息起義之名

公第爲數子護其孥亦是護其家不護蜀也是獨爲蜀而不爲宋也是知有蜀而不有中原是知有父母妻子而不知有宋之宗廟社稷噫甚矣韋皋蓄財而吉甫攢濟崔寧擅蜀而楊炎痛哭天下之變每藏於隱伏不露之中若謂專命亦非叛也擅貨亦非盜也則不足以爲先天下之機古謀國者鉤情候機發其樞鍵蓋於機微之際有以先之也語跡計者見必微論闊議者謀必約好言激衆而田悅卒以得衆力賜予傾士而承宗卒以收士心使大曆正元間嚴鄭大臣能得其要則禍豈美羨至唐末而後已哉恩朝廷出也而已私之貨朝廷物也而已專焉恩流而下益懽貨聚而衆亦附亦已庚矣逮其機牙發動事勢張見則人不族武日不移刻而毒流於岻峨千里之内不如許如魏如河中亦僅耳豈但俠人也哉建炎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記

持月軒記

穎濱先生

[illegible]予游廬山見隱者焉爲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

也乎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爲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爲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物咸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莫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缺一盈一缺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外謂之命月之所生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畏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爲小軒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

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為之反復其理客徐啓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貫特軒記

谿堂先生

竹之茁也寸寸耳解其籜焉柯葉橫出其榦十尋丈也是時尚凡草木何異哉既肅之以秋霜冬又申之以冰雪山林之間毀折披裂委墮而槁者殆盡矣而此君蟬猶檀欒爭妍於雪霜之際此豈凡草木所能及也哉君子之所為亦若是而已乎居鄉黨笑語從下里兒徵逐游嬉無以異於庸人也事有不可於心而非其所好人皆唯唯我則諤諤萬物皆流一身獨止高風亮節凜然與此君相對庸人能若是乎古人所以不可一日無此君者豈直為游觀之美哉亦賞其歲寒之節而已近世士大夫尤喜種竹搆息之地森乎其前者皆此君也雖然必有歲寒之節無愧於此君然後彷徨乎其側徜徉寢臥乎其下而其心安焉苟性不然此君縱不能言獨不愧於其心乎故愛竹者亦不可不

慎也從余遊者陳仲邦清脩之士也開軒種竹而名之曰貫時蓋取禮記所謂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信乎有意於此君矣若能抱歲寒之節不爲此君羞則此君者眞仲邦莫逆之友也仲邦其勉之哉

五經軒記　西塘先生

民之所大可憂畏者莫大於不知常而聖人者知常之至者也惟其知常之至是以惟民之不知常者是憂水之就下火之炎上常也舟之於水車之於陸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無以易是故天地之大萬物之細而至於鳥獸魚鼈莫不皆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惟聖人爲能知其然故其治有政教刑賞之施焉則躬蹈其常而民從之也教則委曲誨諭之也能是則有賞否是則有刑而政教賞刑之所不及又使民得以詠歌而風刺之是爲詩禮有威儀文質經之而百曲之而千是爲禮其事之至大非民所常與者則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以布諭而申飭之

是爲書文念天吉凶禍福之致莫非出於常不常也爲之因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變動者卦之而八重之而六十四爻之三百八十有四以示之是爲易其任天下國家之重者以爲一言一動莫非民之休戚利害治亂之所繫也亟皆有左右史以記其得常失常者以自戒是爲史而國異其名若晉之乘楚之檮杌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孔子之道不行人之好常亂彼者衆也轍環天下而莫之能救乃刪詩定書訂論禮樂讚明易道以匹夫之筆代時王之政令自我而常之以昭萬世又以當時君臣父子之悖亂無所施其賞刑者乃約魯史之文而寓之褒貶焉故其事一善而萬世莫能掩其光輝一惡而萬世莫能滌其瑕垢其文本於魯史故亦謂之春秋其事五後世謂之五經經即常也道即常所行之路也是故經者常之言也人心者常之舍也常言在經而聖人之經者舍之於心會己之常而隨所施爲王於造次顛沛不敢離也此之謂道父子以親君

自以義近至於天下國家無所施而不當故常之施也在堯舜
三代聖人之在上者為典爲則爲彝倫爲皇極在孔子聖人之
在下者為五經聖人之道寔無非常之爲象者以民之不知常
則有妄作之凶人相矜高緒奇而至於父不父子不子此凶孰
大為此聖人所以憂也常西齋君天與李聖人若平其家塾居
有樓西向而東踞通衢有軒窗房閣聚書其間以與子弟講習
其弟四子男亦四率二人而授一經已治其一而總之乃其軒
以五經為名成而來告故為之叙其本如此若夫仁之於父子
義之於君臣至于長幼朋友者如日月之於東西寒暑之於生
成能是者善之不能者誨之雖騃齠之童幽暗之室不敢以欺
以居則曾閔之事親也以仕則臯契之事君也不亦重乎凡此
則天與順常之吉而經無與焉政和丙申九月二十九日記

尼軒記　周持制

太學齋舉名三十人凡席雜比諷詠之聲相續於是各於齋後

之隙地處棐財搆小軒為講肄游息之所允蹈齋在觀德堂之
後直積釋術之兩間南昌余晦叔實長其事亦搆軒如他齋既
循曲楯因其天資不斷不削盡斬壁為江湖景孤嶼坪岸幽瀨
隨波兼蘆懷風群鴈上下迥有野色軒之左右皆鑿地為池植
蒲荷芰青萍取小魚置其中池外有榆有柳軒之兩傍各有雜
花數十本觀其露重而荷離萍聚而魚跳土溽而蚓見草疏而
虫躍孤飛自媚卉開卉落閒蜂行蝶停井幹而遠幽叢岑然有
可喜者於是諸友環坐於軒或議而爭或笑而譁或相規而默
起觀池魚之游詠坐花實之榮謝既已復執卷以深思以是
終日雖景象至微而意態自足錢塘周邦彥於是為名其軒為
足軒命同齋友咸賦詩以道其意客有誚是名者曰點為斯言
豈不太迫哉以室屋為足耶君見夫充堂衍宇華甍雕搆入騁
焉而恐旋推者乎以得處此為足耶君見夫外金門上玉堂叩
紫微而謁承明者乎以景物為足耶君見夫[illegible]濤怒瀾蕩雲沃

[illegible]之東海者乎君見夫渭川千畝洛陽萬本西園
十畦[illegible]幹挑雲漢奇艷照城郭清陰翳廣者乎以是為足徧
之足也豈勝計哉於是徐笑而謂之曰客少止試為君道其崖
略今夫天地之廣不始者極物之賦形不可殫名耳目之用厭
故而喜新惡常而好異以既見為故以未見為新以故者為常
以新者為異地廣物衆亘古今而無窮以有限之身求無窮之
物則奚時而不一奚時而不故奚時而不常奚時而不異哉然
子所謂足者豈非志願從畢無復餘覬者乎客曰然必為物役
畀與時變志願所遂至死而已豈得為足若欲盡物而後為足
者天下無有此矣客曰然則如之何而足耶曰請為君言其足今
夫巨嶽者為丹[illegible]不容芥同為浮而已矣鶴警夜半蟲吟秋暮同
為鳴而已矣觀吾軒側之花包者敷者僧者煩則凡植物之生
如纖羅織錦者亦若是榮而已矣觀吾軒側之花盛者萎綴者
脫則凡植物之死如委塵敗土者亦若是萎而已矣觀魚之泳

朝浮而夕沉出沒喻隅則横海吞舟噴浪飛涎者亦若是得其其所而已矣觀蜉蝣之往來緣撲則物之有逐擾擾以終其生者亦若是勞而已矣吾於萬物不觀其色而觀其真不觀其形而觀其理天下之廣山海之富有形之衆不必自歷而物數故無往而不足是以清宮洞房安牀弱席人之所息足於一寐能蹯鯉鱠鯊蘭丹椒薑包調芼人之所食足於一飫如有限度則目眇而不瞋咽結而不下雖有奇居異饌尚能寄支節而潤舌乎則知所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越內外之度而馳之萬物是爲漏卮洞管其中歉然無物可實故無往而足若夫男子之得時乘肥衣輕握符節以役臣僕者不識果欲竊見物以足其志乎部是具以行其志乎若竊是物而足其志者是亦小丈夫而已矣烏可以名示則是軒之名復何嘲哉客曰吾益矣請書諸壁以告來者邦彥曰唯唯某年某月某日記

問軒記　淮海先生

遷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者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撥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瀕有屋十數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閒軒去郡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賓客祭祀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古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朝之上者樂而不知歸被裘帶索而佃揭清冷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隱兮彷徉之居則麋鹿之游竊為君不取也乃為詞以招之曰

山之雲兮油然作　水循澗兮號不歇　雲為雨兮水為瀆

時不淹兮曷驟得　念夫君兮式且力　矢奔星兮弧挽月

夜參半兮戒起　探虎穴兮虜其子　破千金兮購可服

撫劍馬兮[illegible]　山之中兮歲將闌　木摎枝兮水驚湍

鷹隼擊兮蛟龍蟄　熊咆虎嘯兮天為寒　四无人兮誰與言

賁君畫兮綠君爲　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間

觀畫軒記　黄尚書

予一日過完師坐于會景亭上前揖居民望衍仙山旁視劍潭人愛延乎最有山水之樂而衍仙山劍潭又其山水之可愛者氣象聲色食頃萬變予登完師之亭而盡得之因與完師言德之大景寓在對物而有感今又據景之會而旣之非在萬物之上以物相觀而已觀有不盡者物能引之未知聲色形象之爲要約也則予旣會景之累人深乎無涯之知不可勝計之景啓塵之中適然而相感則或凄然以悲欣然以喜清閑之景解人之煩滌人之污華美之景欲然者貪飄然者肆无窮之態出人不意而乘之不可以勝言也嗚呼朝聞道夕死可矣目具惰塵之媿而心化有涯之生可不謹哉以故君子之爲道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君子之爲善也不見可欲使心不喪滌人之污滌人之煩此景之可欲者尚爲道所忌而況幽情奇態之感人使

人或以笑或以嚬貪以肆何可玩哉我與景係非真物以幻之態為我之情僞非真智因與究師言獨污者見其形其好莫貴者物也清淨者見其性其好莫貴者道也人之世常無若形道常有者躲物形凡之流嘗眩於聲色之娛乎甚悲之師能即景之正便為悟真空嘗遊乎其閒然則究師非溺於景者歟使啓斯亭者知世態物情猶蚊蚋之過乎前也然我弃我與景為吾寤寐室遊而求真焉靜也不勞其形以至乎形全精也不搖其精以至乎精復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是故妙有其形而不為貌象故為貌象者之所不能對常無其氣而不為聲色故為聲色者之所不能惑老子所謂不生莊子所謂不化釋氏所謂不滅儒氏所謂不動當是時也万物為吾逆旅矣而我人為万物逆旅我人為萬物一偏矣而萬物為吾一偏明是而登軒下與萬物相覿可以觀尽矣予愛究師為悟真空之意而又歷其不予出空以接事也遂以觀尽命軒焉若夫烟雲聚散山在有無之間水澂

晴光舟彼銀河之上桂華風動天香鬧鏤飛桅吟𡚱歌管斷續
此玩物者醉歌醉舞醉情耽思而對之志蕩意適以為得策者
世物態必移世情已变當是時也吾寄万物之上而觀之與之
俯仰也不亦亟之游可也

謗軒記

澗上丈人

默老（權衡）子叔子（大鄭）文新二士者居於鄉而嘗遇謗焉遂相與遊
而名所居曰謗軒有澗上丈人者遊於四方困於鄭許洛懷攸
之間盖不惟其鄉而嘗負謗於天下聞二士樂從之遊一日
過其居見二士方深念盡求其所以弭謗之道余告之曰不然
夫謗者孰可以弭乎厲王萬乘之主也勢力回天地生殺海內
而又用衛巫欲以聽雖嬰兒之聲寵婦之言遠在要荒之外
近在邦畿之內厲王者巫必知之是豈力不足智不聰哉然
當是時也防民口猶防水其後益滋大夫以厲王之威衛巫之
神猶不能以弭天下之謗又况夫敞為者乎二士曰不然彼不

脩其身而强弭謗者也吾將脩其身以待謗之自弭不亦可乎余應之曰不然夫謗世豈天之所以愛天下之小人也何以明之自古君子常少小人常多若權必正論而不以謗爲將不殺天下之小人則天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是故設之以謗口而天下之小人得利焉今夫小人者聚膚脂首掉三寸之舌離人君臣間人父子絕人兄弟散人交遊彼其勢豈得已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子獨不見夫火乎乘風而焉焉並俱一焞乎天烈山澤而焚之昆虫鳥獸木草玉石莫不被其毒然天弗禁也豈不以殺者少而養者多乎傳有之損於此者益於彼虧於彼者成於此古之君子達於彼已之分辨於榮辱之境而明於多寡之數是故不私於已而讓天下以利不矜其能而讓天下以名謗之來也受而不辨且子獨不聞之乎昔者堯舜大聖人也世之論者曰勛華不慈禹大聖人也世之論者曰至於禹而德衰伊尹大聖人也以爲弑其君周公大聖人也以爲不利於

聃子孔子大聖人也或以諸子責曾參之孝而以爲殺人孟軻之賢而以爲好辯荀卿之主而非議於世廢死蘭陵是八九賢聖人猶不能免天下之謗子獨可以免之乎哉我且爲子歌學其聽之歌曰謗之口嗷嗷吾與子兮焉避謗之口誰唯吾與子兮焉得脩其實兮遠其名存其利兮保其誠謗兮彌兮無損人乎於是子釋然而喜泰然而安以謗爲榮而自附於古之賢聖

儆軒記

玉臺先生

天彭釋宏世主用壽散爲業與室闤闠中名曰懶窩余之友者孫嗣老爲之記宏爲人明白洞達言無隱情故深望而多數者忌之剛直使酒好面折人過失故雖嚴細謹飭使而好訕者嫉之余與宏游最舊凡宏之所恥者余亦恥之自號曰天彭公事之暇日起窩中痛飲爲樂以是尤不爲人所喜羣吼而衆罵者往往百十爲輩而宏莫之恤余亦不恤也昔魏公子修亭留鄴

軍將鄒泰存趙趙王與平原君德之公子遂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見之兩人不見公子乃間步往從之遊平原君恥之曰公子妄人耳公子曰以無忌從此兩人游尚恐其不我欲也夫兩人者以貧賤而傲公子不肯見公子乃不以其貴重為傲而特禮下之皆可謂賢矣今宏之賢不減趙之兩人余無公子之貴宏固不我傲而余何恃而傲宏也哉宏於窟之南偏創為小軒花木竹石周列其下頗有佳趣余遂以傲名之書曰象傲又曰丹朱傲故韓子以傲為凶德夫恃富貴而傲人如象如丹朱不可以貧賤而傲相國翰林如韓子何不可余於是竊笑韓子之陋也宏非獨書史不妄与人交視世俗所為輒棒腹大笑獨抱膝之室中開戶以延清風把酒而問明月天地猶為所傲而况於人乎靖康元年五月日眉山王賓奎之記

楊氏直八軒記

趙綸脩

眉山楊彥通開軒於大學書堂之左以為游息之地而名曰真一屬余記之余曰何哉夫記事古之所以紀其本末而書以示後也軒之作必有牕戶几案圖書文字之樂則余執筆以從今真一之名近於虛誕誠欲記之如捕風數影將何述乎盡工不盡鬼神而學者恥談天外惑其誕也自義理之學行於世而士失其本盲穿空鑿妙務為難曉之論三尺童子奮辭場屋為科舉之文則閧然皆以真一為說令人厭聞之予敢復為此營悠哉請獨為君記軒中之物以為真一之喻今夫牕戶几案圖書文字其在軒中闕一不可淆混此數物指為一物則名品不殊決不相用將件計其物各置一處則廢一物之用而百用坐廢譬如耳目鼻口自然運動既不許謂之一亦不可謂之二此真一之喻也君居此軒晝仰夜息而數物為偶藉牕戶几案以寄其身藉圖書文字以游息其心終至於遺形放心棄置百物而獨會於真一之處則君固何以告我而我亦何以為君言意其得

其一者或不能自知知其一者或不能爲言知人之好食但知食美而不知羊豕薑梅孰成此味如人嗜酒但知酒美而不知秫稻麴蘖孰成此醞醉飽之適雖有莊周惠施不能狀其情而究真一之説乃妄使余名之哉雖然真一之説則不容學而其端涯似可馴致孔子曰學以致其道孟子曰專心致志則得之此造化之梯級而學道之舟航也大丈夫用心專一果能不以外物亂其心則死生禍福猶能輕之況仕進得失之早晚乎爲真一之説者當自此始也言畢者通顧余笑曰孺子之言庶幾不害教乃書畀之

靜勝軒記　西山先生

蜀遠矣蠶叢魚鳧雜見小書甚怪蓋不可詰史記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昌僕夏禹娶塗山杜預曰巴國也巴蜀自五帝時已爲婚姻之國矣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安國以羌爲西蜀叟爲巴蜀固久矣秦惠王始置吏始皇以漢中巴郡

蜀郡黔中為四今蜀之名所以有東西哉春秋書是人秦人已人滅蜀而不云蜀雁助以巴為巴子之國是巴郡風流獨高於蜀也以此理志考之巴郡在漢為縣者十一曰安漢今果州其地也自後漢至晉皆以名縣宋為宕渠郡後魏平蜀嘗遷矣隋開皇初遂廢唐武德中置果州大曆四年改充州十年復果州今州之地四十里父老尚知為魏之故墟而晉宋舊地則不可識況漢之安漢縣哉其江山城邑望于他郡獨刺史之府堂宴相屬制度卑陋視民居有媿乎以暇日行後圃得敗屋數椽於草樹叢薙之間盡洛陽張君宗著元祐間為郡時所建靜勝軒也刻石故在棄為大豕之牢久矣為理其棟宇軒檻扰折不全者伐去惡木花竹嚴立金泉諸山宛若相就列圖史筆研其間意欣欣樂之以公孫丞相東閣傾天下其廢為馬廄纔幾何府況張使君哉自蜀之列為郡縣可考也此郡之廢興數矣故時城邑化為丘墟壟畝三不可辨所謂靜勝軒者能保其不壞哉

蓋物之成毀相尋於無窮未有不與歲同其往者有感焉異時此文出於斷垣廢井之間讀者可以慨然長嘆矣年月日河南邵博記

柱笏軒記

陳瓘先生

鄱陽方顏國老主青田簿數月治廳事之側爲軒以荷溪山之勝名之曰柱笏書來屬余爲我記之余惟賢人君子方未遇時汨汨庸俗之人中其高標逸氣不受理役往往傲睨於窮山遠水以自適焉東晉士大夫浮塵相高此風特盛謝安石殷浩時之具出入將相而東山之志猶不少衰嘗登冶城悠然遐想有超世之心王右軍譏之然右軍一不得意於懷祖稱疾自誓棄官寧登臨之娛以廢君臣之義則其所失又過於安石諸兒放之嘯歌甚而子猷尤號不羈居官落魄不事其事柱笏看山邈焉絶俗世以爲無用之散材廢之於功名禮法之外當其邈往之氣亦有過人者若折衷於聖人之中道豈不爲天下奇才哉國

老故天官侍郎公之子，風流人物，卓爾不群，自未冠時已為詩

偕其文學才猷，能業其家，方為當世用，非慕東晉諸君子旨趣

懷抱利器，未有所發，斂板塵埃中，無以自放，故聊托志山水之

間。觀其妙年能自標置如此，則胸中之奇必有翹然而自負者

使他時遇合，以平日之所操持施之有用之地，肯錄錄而已乎

如不屑乎之，却指以俎若褚河南之叩頭而納諫，段太尉之挺

身以擊賊，追其風節，尚可無愧古人，必不至作王祖之臨事顛

倒，為後世笑也。國老其勉之

一經齋記　趙狀元

紹興壬申，予赴官瀘川，道秦川而東，鄉大夫嘉陽通守王侯定

來，願之子，自少則已聞侯之先君子黎州府君齊聞，隱在搢

紳間。黎州有美才，以早歲取上第，仕官顯，文史足用，不敢布衣

陋巷時，以故詩禮之訓比一時士大夫最嚴，而侯承遂以科第世

其家，蔚大其門庭。嗟乎！予不得見黎州矣，見侯所願見已，而侯

遂以所傳一經斬求子孫之宜漢韋氏父子以經術取宰相當
時歌詠為之語曰遺子黃金不如教子一經今之教子者率以
此籍口予觀賢與元成皆恭儉孝謹進退有本末而元成至傷
為狂病辭爵避兄頗有持父祖之學傳人公卿以反面其親哉
然鄒魯之士抑其賢而尊其貴如孟子所謂見王之羽旄而忻
者故云不然堯舜禹湯文武之傳孔子之所述僅足以與黃金
爭輕重於銖兩間豈不憒哉而夏侯勝亦為此言曰經術苟明
取青紫如拾地芥尤鄙陋不信然觀勝立朝前後引經危言鯁
於死者數矣視青紫何物也而世不察例使其子弟售經術以
脫賤貧亦已過矣乃若侯則不然自以廢先祖父不以子孫迹
於利而沃之以聖人之語言我先君既受之焉煒煒其光輝以
照臨我後之人懼弗克嗣寢食坐臥抱經而居天子幸不鄙夷
之而以為臣其敢遂謂學者之極功舍而弗圖以負天子以為
前人羞則開軒而名曰經是不可一日不聞此聲者矣不以二

豈得志爲可以自滿而請終身誦之忠也不以已能得之而忘其先孝也三侯之忠孝備矣君子尚之經史吏事皆以先人令爲朝散郎而侯之子師友淵源益深王氏之經其愈久而愈著乎敘州譙振字文揚侯名駿自號耕叟其子名幹云十二月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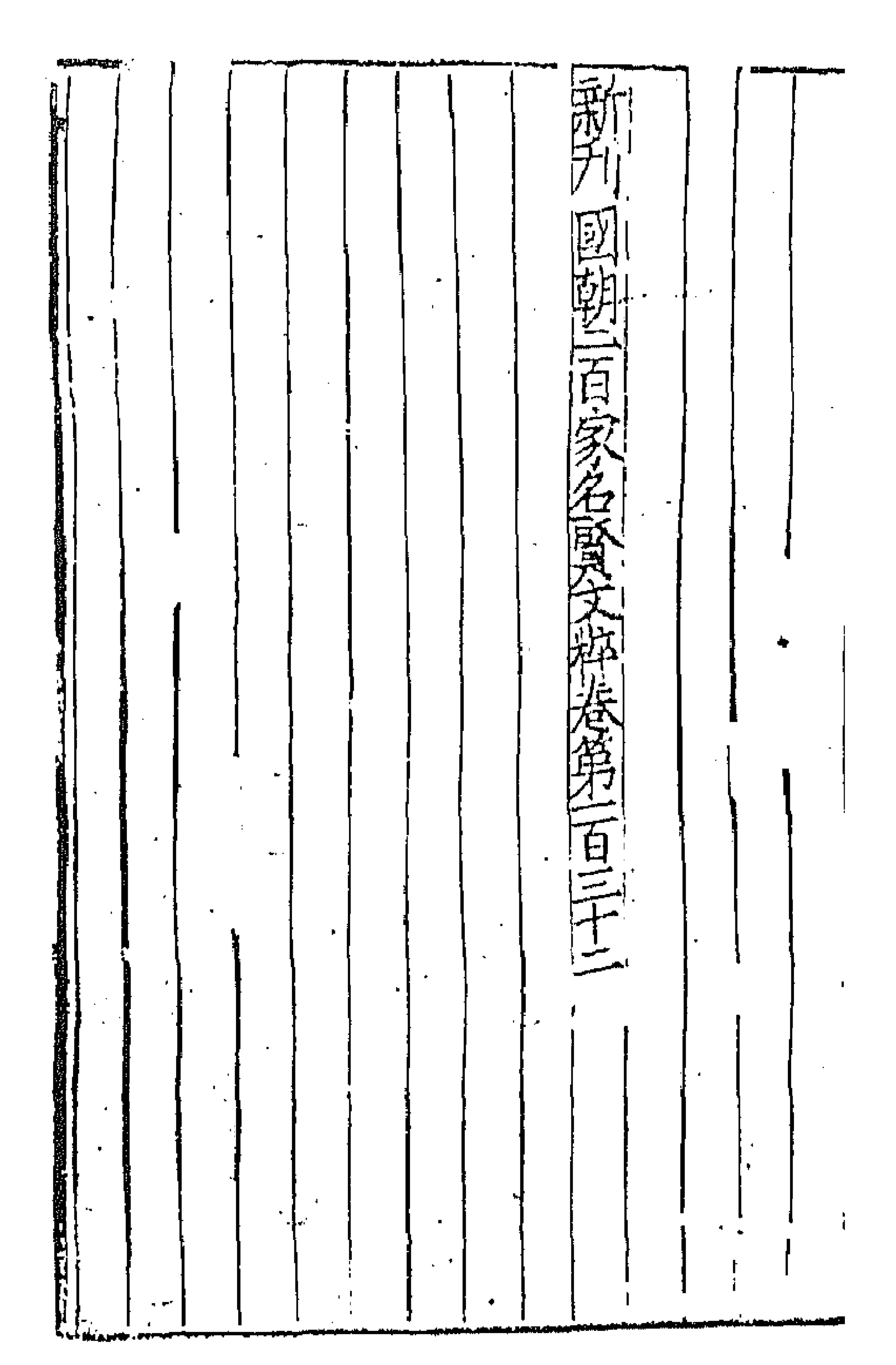
趙逵記

名軒室記

南軒先生

或曰知道矣而常患其不能長一於已夫不能長一於已則道與已尚爲二物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嗚呼是果爲真知也歟其功夫未至也將使已化於道如水入水初無可間以登於天其必有本要矣其力行之積歟道與已尚爲二物則天理不備而不加省焉吾見道日有遠已而已可不畏哉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道至於凝則斯能有之矣惟至德可以凝道古之人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洒掃應對獻酬交酢以至於坐立寢食之間無一而不在德焉至

纖云惡也所以成其天理而已蓋毫釐之間不至則毫釐之間
天理不在故學而時習之無時而不習也念念不忘天理也此
所以至德以凝道也及其久也融然无間渙然和順而內外精
粗上下本末功用一貫無餘力矣名吾軒曰時習夫習之有斷
絕者心過有以害之也心過尤難防一萌于中雖非視聽所及
而吾時習之功已斷絕矣察之緩則滋長矣惟人安於故常以
為微而忍焉而不知此豈可使之熟也哉今日一念之差而不
痛以求改則明日茲念重生矣積而熟時習之功銷矣不兩立
也是以君子懼焉萌于中必覺覺則痛懲而絕之如分桐葉然
不可復續如此則過境自踈時習之功專以至於至德以凝道
顏子之不二 絕不復生也名吾室曰不貳因書此自勉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三十一

記

樓觀記四

長樂亭記　陳康肅公

青門路長樂坡古別離之地也大中祥符七年予爲京兆守作亭于坡側東出迎餞必登斯亭倚檻周覽不覺興嘆其嘆伊何此寔漢唐之故墟也當漢唐全盛之時慘離魂傷別恨於此者可勝道哉若乃方隅有警上將出征猛士如林揚戈映雪離佳麗伸餞而須臾顧留酒酣氣振躍馬而去文若遠將使節出守遐徼鴛鴻顏侶冠蓋相追祖帳旣陳清歌迭起白日將莫單車莫停又若忠臣慷慨義士激昂或以諫諍詆忤或爲讒慝中傷車出非辜身竄万里觀者感泣去兮如逝復有羈游從官献書不捷交朋執手相顧涕下又況乎親遠其子弟遠其兄情愛之所鍾顧義而難割也嗟乎亭之嘆蓋嘆乎此然亦嘆漢唐之何

在而此坡獨存也但見頹垣壞塹荒苔依依遺址餘基壓兀黯黯徘徊其上感而長歌歌曰古人別離增愁悲今人別離多呼戲古今人物自遷変惟有別離無盡期南山峩峩在天半湖水鳴鳴流不斷應見古今別離人一番縫去一番新落日危亭悄無緒覽今念古堪傷神大丈夫懷壯志當年遇主還榮貴建功立業竟所圖炳煥鴻名留永世安能効此兒女情空嘆別離良可慨歌畢因命筆書是復存其歎古之意載于篇首刻石立于亭中命曰長樂亭記

襄州峴山亭記

河南先生

至哉仁之施于政其感人深切而無窮已也羊公之治襄陽及今幾千載襄陽士人與民之有知者望峴山則緬然而思羊公其亡矣乎自漢而下郡縣吏以循名者雖參用威術以臨其民要其歸皆一於治當其時莫不有聽訟斷貞之所于今皆微泯無足道焉者若是羊公之思慕乎至哉其由不用威術而紬乎

仁者歟夫威者彊人以爲治術者使人不見其所以爲治彊人者人勿怨而已不見其所以爲治者有見焉則人不思若純乎仁者不必身被其化後之人聞其風則咨嗟歎息宜乎思之而不忘久之而益彰也燕公之來襄陽時與僚佐游峴山故有亭壞甚公易而新之昔所謂墮淚碑者與劉之遊處李景讓再易之矣今存惟景讓所易者公命工鐫其字之刓缺者使人可辨識焉嗚呼羊太公之仁不繫乎山若碑之存然後爲不朽而稱公勤勤遺迹者徇其民之思若周人之愛甘棠也然則公之政其仁矣乎未有愛其迹而不愛其人者也若夫亭之爽塏與登覽之勝則公賞賦詩在焉

峽州至喜亭記　六一居士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

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絶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
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鬭激束之爲湍觸之爲
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
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蜀之可以充内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
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
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
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
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
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
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
以陋而安之其心喜夷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
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恵于往來
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
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醉翁亭記　　六一居士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冽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

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歸來亭記　范忠文公

晉義熙中陶潛為彭澤令非其好也賦歸去來辭官以歸宋治平三年富春昤嚮君縣舒城守得謝於朝建亭北園名曰歸來又取潛文以鑱於石蓋知慕潛之放適而不知潛為達甚也始君天聖中舉進士名聲滿天下後官大學職秘館出入中外踐揚要劇陳力者四十五年而後歸禮所謂大夫七十而致仕君為得之矣且辭二千石之隆與夫搢五斗米之微孰廉也以禮而歸與夫不得已而歸孰賢也自天聖至于治平之治與夫義熙之亂孰樂也又毋折腰之辱既廉且賢雖樂而不辭辱此其過潛為遠甚者也今夫歸來之名則同而其所遭之時與所

得之志焉冀其久矣亭之江山之美風物之勝有群公之詩在焉姑
叙出處之致云爾治平丁未八月丙申成都范鎮記

蘇氏族譜亭記

老泉先生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嘆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

後必暴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且是起於某人也夫
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
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
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
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礼義之節廢自斯人之
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乖
處譁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
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
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輿馬被服婢妾
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氣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
詐偷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則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
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自願無過吾門也子
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它人觀之則
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已

[illegible]亂之所[illegible]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喜雨亭記

東坡先生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

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放鶴亭記　東坡先生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太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

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
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
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
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身而名後世嗟夫南面
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
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
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
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
翩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
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
草屨葛巾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
不可以久留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武昌九曲亭記　　潁濱先生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

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絶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遥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

而歡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視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黃州快哉亭記　潁濱先生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户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蘇轍記

汝州思賢亭記　　劉貢父

尚書郎王公治汝之明年作思賢亭前此四十二歲翰林楊文公億以秘書監守汝翰林清修正直文章自名於學無所不通

若夫以天地為虛假以生滅為去來以古今為幻化不遊於性不累於事不住於法不蹟於語言寂滅也而未嘗見獨無為也而未嘗違物離人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翰林聞其風而悅之是故其在朝廷貴重顯榮無與為二及其退而為郡優游怡愉無介然於其胸中至其死生之變翛然未定焉呼可謂達人君子矣孰曰不可思哉昔康成傅子北海為之立鄉羊公仁厚峴山著其遺愛古之君子存為世表沒為民思者多矣翰林之不忘也宜哉雖然道不同不相為謀或曰挾策而不相悅或異世而相慕由知與不知也故曰惟賢知賢如王公之思賢其有以知之矣築室既成會賓客以落之而屬某為之記時皇祐五年十月廿日某官某書

壽亭記

谿堂先生

生之必死猶晝之必夜而顏淵之死孔子以為不幸何哉蓋君子有生之道而死為不幸小人有死之理而生為幸免顏淵

宜生而壽者也夭而死斯爲不幸矣孫外甫敦山之隱君子也有生之道不幸而死諸孤悲於敦山之陽作亭於墓前取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也以壽名之亭成乞記於陽夏謝逸表章所以名亭之意逸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曰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於火動轉歸於風而以爲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嗚呼凡有形者未始不壞而不壞者未始有形者也劫火洞然雖大千且不免於壞而昧者乃欲保七尺之軀以爲千年之計可不大哀耶彼孰知不壞者視百千萬億如彈指之頃耳此豈世俗之所謂壽也哉諸孤以是壽其先人則其亭之作余無間然矣大觀二年四月十五日記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三十三